



客家語 ▶ 短篇小說 ▶ 社會組

黃永達 先生

得獎作品 /

揸婆・揸公（四縣腔）



【得獎感言】

生活生命時時皆有情
大塊細塊處處係文章

生活摻生命本質當像有盡多個順從，共樣乜有盡多個反背，這中央又交雜淦淦个情義激去盪轉，一時一刻就無時間、無時恬，一代一代人就恁樣連綿毋斷。一去思想著就會時甜時苦，有酸有澀，愛想去嘗，就嘗毋忒恁多苦甜，愛擎筆寫，乜寫毋忒恁多酸澀，毋去寫，心性又無結無煞，毋得恬靜。

評審先生个肯定《揸婆・揸公》，公部門个鼓勵，像係盡期望儕儕都愛煞猛繼續擎筆寫，其實，筆者二十年前起勢就緊寫咧，毋過這隻枯筆任寫乜寫毋擎這人間情義，萬股一股就寫毋著。公部門乜盡鼓勵大家用自家个祖公祖婆摻爺哀教傳下來个客話來書寫人間世事、客莊情義，正經，客語載動个文字情感就像海湧一波一波湧等上來，自家就先緊寫緊感動著自家，也會當想摻人分享這客莊个文字美感、天地間恁多个人情人意。

措婆・措公

十月半到咧，員山崗崎下个北勢庄三界爺廟照老例愛「做完福」，十月來了，歸莊仔个冬禾全割掣咧，逐家收冬都異好、逐串穀青都盡大串又飽米；做蔗田个人家共樣看著一壠一壠个甘蔗又長又大枝，都起勢排時間準備愛斬甘蔗咧，莊頭个人儕儕一見面就開容笑面，都想這擺愛好好來「做完福」謝三界爺。今年早早就跌好聖筊咧，輪著羅屋阿統伯做總爐主，徐屋阿灶伯做副爐主，兩儕人擎頭，愛發落拜三界爺、提錢做戲、請戲班、辦閩雞比賽這兜大細項事情，莊頭个人一堵著阿統伯，就講今年「做完福」愛做較像兜仔哦。

「好啦！好啦！當然好，偃摺阿灶哥兩儕鬥股劇條豬，當晝拜好，大家共下食福。」羅阿統大笑，對等徐阿灶講：

「恁樣好無呀？哈哈！」

「恁樣盡好，哪有毋好个哪？」徐阿灶笑等措嘴。

朝晨早，慢秋个日頭箭到神龕頂个三界爺，天神爺坐對中，粉面分日頭箭到毫光毫光，無久，日頭又箭到擺好个六埕長方桌。天時晴和，燥爽燥爽，秋風像慢慢輕輕个搖籃，單淨恁樣个好天時就分人心肝哇開。廟埕偃大門右邊，就有莊頭子弟班圍在一張圓桌脣打八音，「一巾姑」正打啊煞，接等就打「清晨早」。

今晡日莊仔人有較早，十過戶人家都擺牲儀在該擺桌了，兩儕人從羅屋來，用擔竿扛來一麵粉袋个糯米飯，還燒燒燒仔，四、五儕人用廟項个舂臼、舂棍來舂粢粢，各姓人家老嫩大細四散散來到廟埕，就先來毛籃脣，圍等剪粢粢食，有个緊斷粢粢、緊食，還緊摺人大細聲打嘴鼓，有个去看戲棚頂个文武場打「鬧廳」，有个當在該擺牲儀燒香，等時辰拜喏，無久，一條劇好个豬仔也扛過來，腹內、豬油、腿內肉先割出來好做菜，再在廟埕用竹架仔將大豬拱起來，廟脣廟埕，莊頭人出出入入，戲臺頂當當在該唱「吾乃祿仙是也」「不知大仙前來慶賀，有何法語呀？」，鼓介鑼鈔，鬧熱連天。七、八個婦人家摺煮食師傅搵手準備食晝个四炆四炒，菜頭、黃梨、木米、鹹菜、筍乾、豬油、豬腸、先洗好切好。

阿灶个舖娘，大家喊佢阿灶嫂，也都在搵手切高麗菜、切豬肉料、切豬紅、豬肺，手腳盡遽。

「阿灶嫂，阿灶嫂个好手腳，砧枋一剝，就喊上桌。」戴隔壁个婦人家緊笑緊唸。

「哎，灶嫂呀，仰無看著若心白來哪？」



「有五個月身項咧啦，佢還愛掌屋。」看起來，係做家娘儕異歡喜相，並無麼个想心白走來。

八音打到當穀，歸廟埕就係八音聲摺講話聲，廟埕搭有三槓布蓬，布蓬下淦淦个桌凳，大人細子人盡多，炆个裝碗公，炒个裝大盤，間等出菜，大家食到四、五路菜來咧，坐大桌个羅阿統企啊起來，拿起酒杯就摺紅露酒斟歸大杯，算大骨架个圓身，一張一張桌行去敬酒。

「阿統哥，會哦！算起來將將有二十張桌哩！」

「歸莊大細都分你請咧，你看，有還食乳个哦。」

「統哥，盲識有人刷恁大條。」一儕一句。

「無啦！敢有影？來啊，飲分佢燥！」酒杯堵到人頭前，羅阿統湊酒。

「統叔，阿灶叔，今年輪著你兩老擎頭哦！」在外背食頭路个後生人行兼來就喊，兩儕一下仔想毋起來係麼人个俖仔。

「係哦，一條豬四百五十斤定著罇20張桌人食啊！食飽大家毋好恁遽走，還大豬肉好分哦！哈哈！」人客你一句來，佢一句去。羅阿統、徐阿灶聽到都企到磴磴，笑到像會反後生，都無像六十歲个人。

「阿統總爐主啊，佢正到，想寄付兜錢意思意思。」細姪時代就識這個彭阿盛，大家講佢去竹塹城做生理，像拗蠻賺錢哩。

「無多啦，兩千做得無？」

「做得，當然做得，轉來搵鬧熱就盡好咧！恁誠心哦，阿盛頭家，恁大出手哦！」阿統左手拿酒杯，右手去搵彭阿盛个肩胛摺頸根，幾杯酒落肚，話盡多。

「你去尋徐阿坤，佢做收數，還寫紅條仔上名……啊，就係阿灶哥个俖仔啊！」

「阿坤，阿坤哪，遽來寫字！阿坤哪！……走哪去咧？一下仔就無看著人咧。」共樣坐大桌个徐阿灶看著彭阿盛愛寄付，就大聲喊自家个俖仔。

「阿坤仔！阿坤啊！」無人應嘴。

「去哪哪？舖娘討咧，還無像大人，講走就走，還前世哦！……阿坤哪！」



搨婆

「雲妹，雲妹！」徐阿坤無看著有人，遽遽走落羅雲妹屋下，羅屋這下就伸著雲妹一儕，歸莊人都去食桌、聽曲、看戲咧，單淨聽著廟項個人聲、笛仔聲，屋肚、路項全無人，確實係大好時機。徐阿坤、羅雲妹兩儕早就約束好咧，前幾日就起勢偷偷仔準備好兩儕人愛用著个衫褲、生活用品，囡在雲妹屋下間肚，還有一個布包袱仔，一個皮箱仔，想講細妹人个間仔，無人會落去。

「遽遽，來走！」「啊？」著好衫褲个雲妹看著阿坤撞落來，嘴擘擘，當青驚。

「佢無愛，無愛啦！佢驚！」正經愛走，雲妹嘎三心打兩意，無決心咧。後山，花蓮港廳个所在，麼个東西又係正愛起勢，還盡荒，聽人轉來講，「九股河壩一股地；十個公婆九個伙計」，又聽人講係一條「走路人」、「落難人」正會走去个所在，天西恁遠，全係大細山林，所在又闊又無恁多人，長透發大風落大水，還天災地動，愛尋人乜無恁該尋，普通人無堵著麼个特別个事情，乜毋會好恬恬過後山，莫講還愛走去囡起來、徙去戴下來。

「雲妹，莫過想恁多，這下當晝人當食桌，路項毋會有熟事人。」徐阿坤氣急急仔，又講：

「妳先行，行遽哦！佢跔在後背，毋好共下行。」平常看起來斯文斯文个徐阿坤，設想異週到。

「哦，路脣有蔗園就行蔗園肚，知無？」阿坤再過吩咐。

會十二點咧，透當晝食桌个時節，莊頭老嫩大細都分總爐主、副爐主請，食酒唱山歌，有人還和弦鼓唱大曲，細姪群在桌席間又食又走相逐。路項全無人行，去到車頭就毋使驚咧，別莊人乜毋識阿坤、阿雲兩儕。員山崎火車頭當晝正經無看著有人，阿坤早就按算好勢。

北勢庄大廟鬧熱煎煎，「做完福」做恁大，講話聲、道師聲全聽毋著咧，鑼鈔聲、笛仔聲，聽起來當遠當遠，成時有，成時無，盡像有風吹過來正有。

天時異清和，天色盡藍，幾片白雲無停動，基隆山、基隆碼頭，鹹鹹个海水味，生份个所在，羅雲妹，毋敢蹶船梯仔，還算高大个徐阿坤講：

「佢揸你。」趕遽徒步到雲妹頭前，將把雲妹揸啊起來，就愛蹶上船梯仔，梯仔看起來拗蠻嘔，雲妹乜比一般莊頭个細妹仔有較高滴仔，清秀白皙个面容看起來青驚青驚。

「佢無愛啦！麼人愛分你揸？」雲妹還係分徐阿坤揸起來。

「雲妹，你看恁樣係毋係『揸婆』？」

「麼人『揸婆』？麼个婆？」羅雲妹回講。

「『公揸婆』啦！佢係公、你係婆，兩儕就係公婆啊！」徐阿坤坐火車到這下，一直就心花開開，講到自家盡歡喜，成時就會毋記得這下係愛走後山，毋知好愁會變仰般。羅雲妹一直就目眉毛皺皺，聽阿坤一儕人緊講，一句話就毋聲。

「毋好用揸！」掌梯个船員，大聲咄人。

「歐克桑！家已爬。」船員當惡又大嫲聲，半日本話半學老，羅雲妹聽毋識佢講麼个，嚇到面瀝青。

徐阿坤一聽「歐克桑」，心肝甜一下，放下雲妹，就行頭前去牽，左手牽雲妹个右手上梯仔，雲妹个面一陣紅一陣白，手腳緊顫。

燒柴油个人貨兩用船，看起來大約有八百噸、一千噸樣仔，慢慢仔駛離碼頭，烏烏个煙囪管斜斜高高，插到海天中央，盡臭油个烏煙鼻到人頭那暈暈，想嘔想嘔，徐阿坤牽等雲妹，來到船艙，手指向遠遠个南片山。

「雲妹，山該片就係員山崗呀。」有讀過地理書，走過桃園、臺北、基隆个徐阿坤盡清楚北臺灣个崗嶺河瀾、山水港灣。

「阿坤，毋知幾時做得轉屋？幾時正看得著阿爸、阿姆哦？」羅雲妹細聲問又像講分自家聽。

船頂客艙看起來有三、四十儕人客，看毋著艙底有麼个貨品，兩儕人第一擺坐船出門，盲識看過海、坐過船个羅雲妹，又係兩儕相湊愛走後山，實在無麼个心性看船肚船外、山海光景。

船尾拖等長長个白湧，平穩向東、向南行，啊，「海實在有闊，天實在有藍，山實在有大哦！」徐阿坤心想。恁好天个冷天時，船頂企還係有息仔冷沁，阿坤捕等雲妹个腰，行落船艙裡背。

「阿坤，佢驚！佢無愛啦！」羅雲妹手又緊顫起來，緊看頭前，看後背，看阿坤。艙

肚盡恬風，都係生份人，有老有嫩，有男有女，有生理人、做工人，著个衫褲都無共樣，灰色、烏色，還有著日本衫个，有人還捉等後生羅雲妹緊看，有人緊看佢著个衫褲。

「會冷無？雲妹……」阿坤用右手摺雲妹袖較纏兜。

中街一公婆

吉魯岸莊在後山縱谷个中段，先係阿美斯部落，日本時代就有異多桃竹山前人摺宜蘭人徙來這位，佢兜陸續開田鑿圳，起屋建莊，一莊起過一莊，背尾農工商賈文教緊來緊興起來，錫來過較多个人遷徙來尋機會，日久就落腳生根，來來去去个人也緊來緊多，車頭東片个街路，各種店仔一間接一間開，還自然出現上街、中街、下街，上街係中小學、戲臺、書店、大廟所在，人講「文教區」，中街係車頭、巴士站、旅館、點心店集中个「商旅區」，下街係農糧菜仔、被服打鐵、病院藥坊、肉魚市場个「衣食區」，徐阿坤摺羅雲妹一來到吉魯岸莊，就中街俵上街个一條細巷仔肚租屋戴下來，這一戴就二十年較加了。徐阿坤通曉漢文、日文，成時就教人讀書識字、教人漢日禮俗、生活例規，代人寫文書、看信仔，賺兜紅包，人也會送米送果菜，山前帶來个錢銀無多，兩儕日仔過到省儉、平和。

「叔公！」六月二十四關爺生，朝晨早去大廟拜好，轉到屋下就會九點了，日頭半天高，徐阿賢煞煞摺等裝有半析雞髀、四坵菜包、兩罐紅露个籬筐，帶俵仔阿明就行去中街轉角細巷仔落去个矮樹料仔屋，熟門熟路，一看著坤叔公坐在門前个藤皮交椅，雙手拿等一杯茶正愛食，燒氣從杯仔升起，叔婆聽著聲，就從灶下行出來，頭那毛梳到整齊又平順。

「叔公，叔婆！恁會早。」

「阿賢哪！見擺就摺恁多，你恁多大細也愛食啊！」

徐阿賢第二個俵仔阿明都十四歲了，下背還有三個過較細个，多年來見擺堵著年節，阿賢舖娘就會準備雞髀、板栗、紅露酒做等路，分阿賢帶去有孝坤叔公兩公婆。徐阿賢去看兩老个時節，總會帶一個大細去，當輒帶个就係阿明，阿明嘴碼好，頭腦又精靈，還會問這問該，摺叔公太、叔婆太打嘴鼓，兩老還識渡阿明有三年零。

徐阿賢兩公婆初初過來吉魯岸个恁多年，兩公婆逐日事頭就盡無閒，自家又愛開河濶園，還愛摺日本人做田事，二、三歲个細孺仔無法度帶上帶下去做事，就長透愛放在叔公叔婆屋下分兩老渡。

「叔公太！」「叔婆太！」徐阿明跔等阿爸个嘴喊，平常時阿明看著大輩人原本就盡



曉得喊人，阿爸阿姆喊麼个，佢就會自家加一輩喊，大輩人都盡惜阿明。

「頭下有去廟項拜喏無？」徐阿賢頭磬磬仔，輕輕仔問坤叔公。

「無去，懶了。你阿叔婆、圓姑兩子阿姆這駁仔人都無麼个鬆爽，無準備牲禮，朝晨兩儕有較好咧，阿圓買兜板栗金香去咧。」徐阿坤透一下氣，擎拐棍仔就愛行出去，「叔公！」阿賢煞煞行兼去扶。

「唉，阿賢啊，叔公正經老了，你叔婆也多歲咧。」徐阿坤食一口茶。

「係呀！你圓姑去拜好黏皮會轉。」羅雲妹著灰色个布衫、灰色過膝个布裙，腦背還打一個大圓髻，企在徐阿坤旁脣，開容笑面，又看等阿明講：

「哦，阿明都恁大咧，頭過當細時節，人瘦夾夾仔，見擺摺佢洗身，就看佢心窟盡深，這下還有恁深無？」

「無咧啦！叔婆，大咧，也有較作肉。」徐阿賢笑笑仔應講。

「係呀，正經大咧，阿明讀書恁識，下擺愛讀醫，知無？」徐阿坤看阿明又看阿賢這兩子爺：

「偲俚祖公三代人做醫，偲本成乜跔爺仔讀書寫字，學兜漢醫，就毋識擎過鐮刀、鎗頭，摺你叔婆走過來這位个時節，緊匆匆仔，無帶著吾爸抄寫个醫藥書，又毋敢寫信仔轉去討，就恁樣嗶無傳著祖公个醫術了，唉！」徐阿坤摺後輩講過三、四擺，徐阿賢早就知咧，這擺坤叔公還認真吩咐：

「仰般艱辛，阿明乜愛分佢讀醫科哦。」

「愛傳著來呀！阿賢。」阿明緊看叔公太。

徐阿坤坐轉交椅，看一下羅雲妹，目色苦中帶晶。

措公

晚秋初冬个朝晨，日頭正從東片矮山出來，幾片紅黃色个雲半遮半開，徐阿賢在屋面前个細圳溝肚，頭沉沉仔洗手洗腳，幾絲烏泥分水滾走，正去禾田巡田水、擲稗仔轉來，日頭還係成時斜斜仔箭到圳水，成時還反河光。

「阿賢牯啊，共下來去哪？」戴共鄰个四房徐阿興騎腳踏車過來阿賢屋下，講到愛摺

「叔公」轉山前个事情，阿賢還係回到迪迪凸凸。

「興叔，好斯好，你去……佢……屋下大細……」

「大細愛顧，田愛犁來揮油菜籽，佢乜做得……做毋得……。」

「喊你阿祥叔姆過來搵看啊！」

「阿祥叔姆？哦，……該幾時愛攞『叔公』轉啊？」徐阿賢看起來面皮硬硬，還係異難應好个樣仔。

「摺你講用搯，毋係用攞，你又毋記得咧。」

「別人个金斗甕係用攞，佢『阿坤叔』，哦！你『坤叔公』愛用搯。」徐阿賢毋係毋知，長透聽別人講「旨攞轉去」、「攞轉去咧」，嘎聽慣、講慣咧。徐阿興確實對坤叔盡敬重，其實，徐阿賢對坤叔公共樣恁敬重，平常就長透會去看坤叔公、叔婆，年節還帶等路去有孝兩老，徐阿賢兩公婆初初來後山个時節，就帶一個木箱仔裝幾領衫定定，空手起勢，自家係徐屋大房个，續分第三房个叔公、叔婆照顧盡多。

暗晡頭，天空暗沉暗沉仔，成時還有一息仔月光，屋前兩叢苦楝樹像企等恬恬个大烏影。徐阿賢一屋大細正食飽夜，徐阿興又騎車仔落來禾埕，十月半日時頭，大廟項正「做完福」做煞。

「阿興叔！恁暗咧還過來？」

「做得共下來去無哪？」徐阿興直講。

「好啦，佢摺你做伴去，後日朝晨早。」阿興叔前幾日就有講咧：

「做完福過忒，佢共下來搯若『坤叔公』轉山前。」徐阿坤九年前就過身，已經化躉裝金斗甕有三年零咧，前幾日儕儕就有接著山前寄來个通知單，信肚寫著：

「我祖祖塔訂於國曆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時（農曆十月二十一日子時）之吉日良辰開塔，凡我族親有長輩要晉塔者提早來塔準備，全體族親備三牲叛果金炮香燭，進行祭塔、開塔、晉塔等科儀……」

在東縱谷个吉魯岸莊，莊民想愛「轉山前」，又想在半夜前轉到山前祖居地所在，定著愛在五點零前，雞咭啼、狗咭吠个時節，打暗摸行路到車頭，赴著車班北上花蓮，燒石炭个火車行毋遽，七點正到花蓮車頭。

暗摸个木造矮屋仔，朝晨早四點零仔，天還盡暗，廳下一張細四方桌，壁頂貼有徐阿坤自家用紅紙寫个「阿公婆牌」，坤叔婆親身準備好香案，簡單个牲禮果品、金炮香燭放在桌頂，「叔公」金斗甕在桌脣个矮凳頭頂高，徐阿興摺徐阿賢兩姪叔、坤叔公屋下大細跪在前。

「堂上祖公祖婆啊，裔孫心白雲妹率阿興、阿賢摺一屋大細稟告，今有二十三世『徐阿坤』愛轉山前祖塔，祖公愛保佑佢一路順序嘞！」阿賢个舖娘摺兩個俀仔跪在後背，坤叔婆雙手緊拜緊講，接等又看等金斗甕：

「『阿坤』哪，裝甕就等有三年恁久咧，好轉屋了，這下就好起身，愛跔好阿興姪、阿賢姪孫兩儕哦！」

「『阿坤叔』，轉山前老屋了。」

「『坤叔公』，來去轉山前了，愛跔好哦。」兩子叔也跔嘴喊。

從阿坤叔婆屋下起腳，徐阿賢用紅布帶摺「坤叔公」揸起來，徐阿興擎烏遮仔，兩子叔行到吉魯岸火車頭，愛坐東線鐵路、蘇花路、北宜鐵路再轉西部幹線，準備一路無停碇，一直愛坐到山前祖居地，徐屋祖塔所在——員山崗北勢仔。

戴大山西邊人講東縱谷个所在安到「後山」，戴東縱谷个人喊大山西北个桃竹原鄉安到「山前」。大山隔開東西兩半片，做南北縱向，連綿廣布个中央大山、奇萊大山摺大雪大山。後山東縱谷莊有恁樣一個例規，「揸阿爸阿姆轉山前」、「摺阿伯、伯姆轉山前」，就係「揸」、「摺」過身六年，經過檢骨、裝甕好个「爺、哀」、「阿公、阿婆」「阿伯、伯姆」，將把金斗甕揸轉山前老屋莊，先在祖塔側「寄簷」，等待幾日後个開塔日來「晉塔」，摺先祖考妣在祖塔內肚「共屋共灶」，共下永享房頭內代代後裔子孫供奉个香火。

見擺徐阿賢一儕人，抑係兩公婆共下轉山前，坐火車、公路車，歸日仔一路坐車、盤車，有成時就看著有人摘等裝「金斗甕」个木箱仔，恬恬仔、無停無動个坐在位仔頂，木箱用紅布揸帶綑等，圍在人个頸根頂。在後山有相當多个第一代移民，在別世六、七年了後，由子孫抑係共房份後輩，將把金斗甕「揸」、「摺」轉山前祖塔地，今這下輪著自家愛揸、愛摺了。

東縱谷北段个花蓮，東片就係大海，特別早就天大光咧，盡好个天時，初冬个日頭箭到歸公路車頭。看過去，愛坐公路車个人當多，人聲啁啁滾，賣票窗口前出出入入。日頭



還箭到人个軀身，試著燒暖燒暖，徐阿賢喊阿興叔顧好「坤叔公」，就去窗口買七點半發車个公路車班。

較後輩又較後生个徐阿賢兩手揸起「坤叔公」，也毋管金馬車長个目色，一腳就踏上去，嘴緊唸：

「『坤叔公』，上車囉，愛跔纏來嘞！」

「『坤叔』，上車囉，跔著來哦！」阿興叔收好烏遮仔，跔等上車。金馬車掌母出聲，也毋知愛仰般問，面色盡疑狐，盡像毋識堵著揸等木箱仔，嘴又緊唸个人客。

一輛接一輛金馬號、普通車順等山壁崖邊个蘇花路，上崎下崎，彎彎幹幹緊行，總係聽著山壁回聲「刷刷……刷……刷……」，「刷……刷刷……」，一片係看毋著山嶺頂个大山壁，一片係看毋著邊个大海。翻過一山又一嶺，幹過一灣又一灣，下崎時遽，上崎時慢，愛行五、六點鐘足足。因爭係單線道，還愛在半路仔二、三個窩湖坪受著車輛管制，愛等相閃車，到蘇澳就係過晝一、兩點零咧。黏皮買了北宜鐵路个車票，兩姪叔行到蘇澳車站前个點心店，喊了兩碗雜菜麵。

「『叔公』，這位係點心店，俾佢歇睏一下仔。」徐阿賢對等金斗甕講。

「『阿叔』歇一下仔。」徐阿興乜細聲喊，頭那又磬向阿賢，過較細聲：

「阿賢，你屋下摺坤叔公戴較近，又行恁近，你知佢兩儕敢識轉山前？」徐阿興拍拍風想起，盡像毋識聽講兩老有轉過樣仔。

「無呢，轉山前一擺最無乜愛六七日、十頭八日，無聽講哩！」徐阿賢兩公婆在莊仔肚算較輒轉山前个人。

「唉！」「哎！」兩子叔共下啟大氣，恬恬無過講咧。

徐阿賢從點心店外背个看板邊看出去，這熟事个火車頭、熟事个公路車頭，人來人往，有老有嫩，無人注意著店肚歇睏个「叔公」係跔在這木箱仔裡肚，也無人知「叔公」愛轉山前。

「叔公，上火車了，有縫仔，愛好先哦。」徐阿賢揸「叔公」在背囊，阿興叔跔等後背上車。

半夜个員山崎，老屋莊个車頭，車頭前个路伸兩、三蕊路燈，昏黃到像睡忒咧，幾間店仔門關到塞塞，外背天烏地暗，徐阿青駛車仔載等徐阿興、徐阿賢摺「坤叔公」轉老屋。「揸『坤叔公』轉山前」个行程就恁樣到咧。照過去「轉山前」，共樣就係恁樣个時

間、路線，這擺添加「搵公」這項大事，徐阿賢心肝定貼下來，啊！黏皮就會到老屋咧。

大家歇一下睏，食下茶，斷烏个下夜，徐阿青擎等電火筒，三儕人又共下駛車仔「搵坤叔公」，來到祖塔地。祖塔，就係「大風水」，北勢庄徐屋從開臺祖派下歷代祖先考妣都藏骨在這門大風水，大墳塚造型，大埕碑石刻有開臺祖名姓，門面還有細拜亭仔，開塔、晉塔个日仔還有幾日仔。

「偲俚到祖塔咧，請『坤叔』安心，等幾日晉塔見祖公。」向等「坤叔」講好、拜好，徐阿興又向祖先燒香稟報：

「第三房第二十三世裔孫徐阿坤從後山吉魯岸莊轉來到祖塔地，這下先在祖塔簷下暫站，等『開塔』吉日再『晉塔』，晉見祖公祖婆。」

大地歸片暗暗，大片防風林个田頭，後背係細山嶺仔，幾叢大樹，兩側幾叢矮樹仔，祖塔在半夜微微星光底下，看起來特別大形、莊嚴、恬靜。

「阿青，癲癲叔婆會來無？」徐阿賢問講，在楊梅壠做生理个徐阿青係徐阿賢共爺無共哀个老弟。這位个「癲癲叔婆」係真真坤叔婆，大家都知，阿坤叔公後生時節，討舖娘兩、三年，就渡細阿妹仔羅雲妹走後山去，背尾，這個細阿妹就變做後山房頭內細輩人愛喊个「叔姆」、「叔婆」、「叔婆太」。

「癲癲叔婆哦？逐年掛紙佢就有來，這擺開塔，『坤叔公』愛晉塔，偲毋敢講，毋知會有人撙佢講無？」徐阿青異愁慮樣仔，佢長透會去看真叔婆，帶兜米、送兜零使錢分佢使，「癲癲叔婆」就一直一儕人守等新娘間等佢个「阿坤」轉屋，出門見人就問：

「有看著吾阿坤無？」

「你知吾阿坤走哪去無？」

「撙佢講，阿坤係走後山無？」一堵著房頭內人、莊頭个人，佢就捉人緊問，單淨就恁樣兩句仔，大家就試著佢發癲咧。

「毋好分佢知較好，驚佢知著會正經癲壞忒，該就正經毋好了。」徐阿青講。

「啊！山前係真真坤叔姆，無看過就無親；後山乜係阿坤叔姆，戴共街莊，長透有來去，盡親。」徐阿興接嘴。半夜个祖塔前，三子阿叔恁樣你一句，偲一句，共下收好牲儀叛果，徐阿賢用花布包好來，「唉！」一聲，講：

「後山叔婆，有盡多細輩人喊、『叔婆太』；前山真叔婆變『癲癲叔婆』，噯無一個細輩喊『叔婆太』，啊，大輩人个人事……」

無掙婆・無掙公

做科技頭路，小家庭戴臺北个徐阿明，識聽阿爸講過，「阿明」這個名仔就係坤叔公太安个，乜記得在縱谷老屋莊看著透朝晨天官光，阿爸摺阿興叔公兩子叔擎等烏遮仔、掙等木箱仔，愛掙八十零冥歲「坤叔公太」準備轉山前个光景，也當記得自家在阿姆後背跪送「叔公太」。徐阿明盡像拍拍風開腦窗咧，該日起勢，逐擺從縱谷老屋坐火車愛轉臺北時節，盡自然，會在車頭頂、月臺頂，車廂肚，特別注意看有人「攞『世大人』轉山前」無，正經有幾擺在車頭看著了，一擺還共車廂隔壁座位。

年年春祭祭掃，從行一門風水變到行兩門風水，也有多年了，一門係後山縱谷吉魯岸莊个爺哀細風水，在清明日；一門就係桃竹祖居地个祖塔大風水，係摺伯公生二月二共日。去祖塔掛掃，都用深色花布包好牲禮果品、金香炮燭，放落車仔後斗，一屋大細四儕，駛車仔，點半鐘就從臺北轉到員山崗祖塔地，除忒公差出國，無一擺跌忒，轉祖居地摺各地轉來个恁多叔公太、叔婆太、叔公、伯婆、叔伯、叔伯兄弟姊嫂，還有細輩人共下掛掃、拜塔。

今晡日係圓房好日，祖塔在半夜子時愛開塔，官九點，阿明帶等舖娘、倅仔，攞等金香牲儀就到咧。九月天咧，暗晡時个祖塔屋場有一息冷沁，屋場脣个禾田分布棚下个電火照到像日時頭恁分明，禾青還青，看起來異飽串，隨風輕輕仔搖啊搖動。布棚下，阿明看著會長、總幹事、副總幹事摺在地个叔伯兄弟仔，行上行下，盡無閒排這做該。

十點零，道師、樂師四儕帶等袈裟、法器、樂器也到來咧，總幹事用喇叭大聲喊：

「各位宗長，偲俚十一點子時愛準時起始，先拜伯公，再拜塔稟告阿公婆，就愛開塔，有『長輩』愛晉塔儕，這下好先拜自家个『長輩』。」

徐阿明雙手合十，目珠看到塔地樹圍、草坪，看到塔前石獅、祖塔正身，盡像看到東縱谷來晉塔个第三房「坤叔公太」，還有阿爸早年摺阿興叔公共下「掙叔公，掙叔」，天官光出門行路愛去車頭坐車轉山前个光景，算算日仔，「坤叔公太」晉落來祖塔，安身在列祖列婆个身邊也有二十大零年了。

「這有祖塔塔位圖哦，麼人愛？」一拜好，文書組長拿一疊「先祖骨骸塔內位置圖」，在人堆鑽來鑽去，愛分大人儕，一家一張。

「分偲一張。」徐阿明拿咧一張，當愛看詳來，一下仔就看著阿公、阿太、公太个名仔，「哦，看著阿公、阿婆，阿太个座位，你兜看！」



正子夜過，布棚下電火盡光，白紙頂高个字圖當清楚，喊舖娘、俵仔來看，「阿公太、婆太在這位」、「你看，這係開臺祖公、祖婆，座最上位。」徐阿明後山、臺北走，除忒拜塔、敬阿公婆，盡難得來員山崗上下，屋下也有族譜，並無這項記載，乜毋識聽人講有恁樣个塔位資料。

「十六年前有開過塔，了後就印這塔位圖，這擺有十二罐愛晉，下擺又有新塔位圖哦。」宗親總幹事看徐阿明恁認真，就講較詳來。

「啊！看著『坤叔公太』！旁脣係叔婆太『傅氏』！」徐阿明喊啊出來，過看詳來，「哎？」一聲，尋著人群中阿青叔就問：

「阿叔，這塔位圖仰無看著後山叔婆太『羅氏』？」

「阿明，你北勢仔叔婆太係偃擺落去个，十六年咧，偃所知，你『後山叔婆太』一直到今就無擺過來。」徐阿青講。徐阿明想起大約二十年前，還有轉吉魯岸莊著藍色孝服，俵仔、姪仔著紅孝服送叔婆太。徐阿明又行去尋阿兆叔問：

「叔婆太哪？」

「阿婆乜無擺過來。」後山叔公太个孫仔阿兆叔講，佢戴後山老屋莊——吉魯岸，兩年、三年就會來員山崗祖塔掛紙，圓房開塔大日，佢也坐火車過來，佢「阿公」、「阿太」、「婆太」全在這位啊！

「在吉魯岸莊公墓个東片角，前年起好一門風水，吾婆、吾伯都晉落去了，吾爸乜在幾年前撿骨晉落去。」出世在吉魯岸莊、成家食頭路一直到這下，全無走外莊，子女也在東縱谷讀書做頭路無走，徐阿兆講佢兩公婆做了恁樣个決定。

會兩點了，恬靜个丑時，人群慢慢仔散咧，徐阿青、徐阿兆、總幹事、文書組長恁多人行頭前去咧，「阿興叔乜無擺轉來，也有起一門細風水。」徐阿兆攆阿明一路行一路講。徐阿明小家庭慢慢仔行，緊行緊尾，愛駛車仔時節，絞下車窗，探頭過看一眼祖塔寶地，遠遠看，樹仔、塔身、塔脣細嶺仔分斷烏个暗夜包到塞塞，塔前臨時搭个布棚下，伸一蕊細電火，盡朦。